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亲爱的，
我们都是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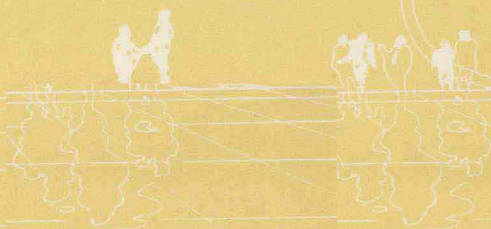
〔埃及〕伊·阿·库杜斯 著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亲爱的，我们都是贼”

〔埃及〕伊·阿·库杜斯 著

葛铁鹰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根据埃及埃里布出版社1981年阿拉伯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沁兰

封面设计：阎欢玲

• 外国小说名作选译 •

“亲爱的，我们都是贼”

〔埃及〕伊·阿·库杜斯 著

葛铁鹰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4.875 插页：2 字数：200,0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012-0020-3/I·8 统一书号：10003·050

定价：1.40元

译者的话

本书是埃及当代著名作家伊·阿·库杜斯创作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发表于1981年。埃及自50年代初推翻法鲁克王朝到7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在巩固国家独立、发展经济等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同时也浮现了一些社会蠹虫。作者以此为创作的背景，通过一个“革命功臣”之子从飞黄腾达到穷困潦倒、从东山再起到一败涂地的曲折经历，为读者描绘出社会上各种各样盗贼的丑恶嘴脸。作者把一个个打着革命旗号假公济私的暴发户、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唯利是图的资本家、腐化堕落的政府官员，描写得淋漓尽致。小说笔锋犀利，发人深省，出版后引起各界读者的极大轰动和广泛反响。

伊·阿·库杜斯生于1911年。1942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法学院。1945年起先后任《鲁兹·尤素福》周刊主编、《今日消息报》主编、《金字塔报》董事长等职。他是一位多产作家，至今已发表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近50部，其中被誉为阿拉伯爱国主义和抵抗文学代表之一的《我家有个男子汉》（又译《难中英杰》）和《心思》两部长篇已在我国翻译出版。80年代，年逾古稀的库杜斯仍然在文学园地中辛勤耕耘，每年都有两三部小说问世。他的作品文笔流畅，题材广泛，构思新颖，立意深刻，反映了不少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不仅在埃及国内拥有大量读者，而且受到世界文坛的重视。

夜间，穆尔台达坐在掩映于卡法吉巴村庄园正中的家里。夜幕笼罩在他的周围，只有远处灯架上一盏小煤气灯射出的微弱灯光照在他身上。他恍惚地陷入自己试图在烟雾中得以逃脱的、悲伤愁闷的沉思之中。盒里只剩下三支烟了，他得好好算一下，才够抽到天明，天亮之前他是难以入睡的。他得叫拉扎克去为他买烟，而拉扎克一听说叫自己买点什么东西便会暴跳如雷，但他总能使拉扎克的恼怒平息下来。穆尔台达以记帐为借口叫他垫了不少钱。尽管拉扎克对这种记帐的结局颇感不安，但是他付钱是理所当然的。20多年来，拉扎克当初不过是这庄园的一个看守，是穆尔台达的父亲把他从看守提拔成负责整个农庄的管家，每月工钱拿到50埃镑。不论买肥料，还是卖农产品，干每件事他都能捞一把，总是连蒙带骗地渔利自肥。加上穆尔台达的父亲买下农庄后给他盖了一套宅院，打从那时起，他一家妻儿老小连孙子辈都住在里头。他们都是靠农庄的土地为生，靠它饲养牲畜，养鸡养鹅。拉扎克靠这些过上了好日子，他有什么权力对穆尔台达的要求大动肝火。在土地被没收充公之后，只剩下房院周围几基拉特^①的地了，而拉扎克一直是少东家的管家，他不能不念交了华盖运的老东家的好处，甚至觉得老东

^① 埃及面积单位，约等于175平方米。——译者

家仍然活在这所房子里。与其说这是幢房子，倒不如说是幢讲究的别墅，当初他爹为了盖它花了好几千埃镑呢。时至今日，农民们依旧把它叫“王宫”。天下的地主都是住在王宫里的。

穆尔台达不甘示弱地笑了一下，哪怕是一笑，他也不愿流露出自己的怯懦，而只想叫它成为一种嘲笑，虽然他已感到那无非是在嘲弄自己。这一回，他要减轻一点拉扎克的负担，不叫他买“万宝路”牌的烟了。估计这种烟一盒要60多个皮埃斯特^①，将就一下，来盒“克娄巴特拉”牌烟算了，价钱大概不过40个皮埃斯特。他从没有自己买烟的习惯，至今也不知道香烟的价钱。原先是秘书们为他买烟，买的烟多得象个取之不尽的烟库。唉，秘书前呼后拥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还是委屈拉扎克去一趟吧。

穆尔台达隐约听到门口传来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便从窗台边上探了探头，影影绰绰地看见三个人影朝屋里走来，其中一个还拿着一支枪。什么风把他们吹来了？他们要干什么？哼，准是偷东西的贼。他不无得意地笑了，坐回原处一动不动。赞美真主！他穆尔台达居然还享有令窃贼垂涎的名声。

他坐在沙发上，把两条腿缩在大袍里面。三个人溜进了屋，蹑手蹑脚地从他面前走过，看样子要往里屋去。只见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晃来晃去，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

“喂，晚上好哇！”他坐在原处纹丝没动。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三个人吓得木鸡似的呆立在原地。拿枪的那位举起枪对着他的脸，压低嗓音喊道：

“不许动！”

^① 埃及货币名称，一埃镑等于100皮埃斯特。——编者

穆尔台达笑了笑说：

“我不需要动，只是想欢迎你们光临。你们好啊！”

三个人不禁愕然失色，面面相觑。惊魂稍定，其中一个看来是头头的人说道：

“欢迎我们？！难道你认识我们？！”

“谁进了我家，谁就是我的客人，我就得欢迎他，”穆尔台达镇定自若，“来吧，大家请坐下。”

那个头头一边晃着枪象是在吓唬他，一边声色俱厉地说：

“你知道，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来了客人就得接待，我唯命是从，你们想要什么？”他控制着自己，没流露出嘲弄的口吻。

“我们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我们在寻找生路，我们在你这找到的一切都得归我们。”头头说。

穆尔台达摇头叹气地说：

“实在可惜！我没有让你们找到什么东西而感到荣幸的了，而且这家中也再没有什么值得让你们要，或是值得我奉献给你们了的。”

头头歪了歪脑袋向另两个人示意了一下，那两人便悄悄地溜进了里屋。而他则一直站在穆尔台达面前，枪口瞄准他的脸。穆尔台达并不理会那两个在其他房间转来转去的人，而是开始用一种带有命令般的口气讲话。

“坐下，把你的武器放低点，你在这儿很安全。”

那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武器放在自己身旁，但手仍然抓着它。接着他往门口一蹲，两只眼睛一会儿瞧瞧坐在沙发上的穆尔台达，一会儿瞅瞅在屋里来回转悠的那两个同伙。

“你们是从卡法吉巴村来的吗？”穆尔台达缓缓地问

道。

“不，我们不是那村的。你问这干嘛？”那人仿佛在喝斥他。

穆尔台达笑道：

“我问问，好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傻。如果你是卡法吉巴村的人，我就不会有诸位光临寒舍的荣幸了。哪怕你们稍微打听一下，也不至于自寻辛苦。精明的人做事，为了成功，不打探清楚是不会下手的。”

“动手前我们打听过了，”那人说话显得有点不俐落了，仿佛开始感觉到土地主人的威严，但又不甘示弱。“我们知道拉扎克和他的孩子们，还有看守，都去参加麦尔朱什儿子的婚礼，要在外边呆大半夜，就你一人在这儿。我们本以为你在睡觉，就算你醒着也不要紧，我们带着家伙呢。”

穆尔台达慢慢腾腾地笑了笑说：

“即使拉扎克他们都在这儿，也挡不住你们。拉扎克对我和我这个家早就撒手不管了。就是他在，你们也会发现我是孤零零一个人。倒楣的是，你们怎么也没打听打听，我家里还有什么值得你们拿走的呀？”

那人奇怪地打量着穆尔台达，说道：

“你有什么？”

那人“一无所有。”穆尔台达象是在自我解嘲。

那人就象受了骗似地喊道：

“你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你是地主，我们知道你住在这，你的所有财产一定都和你在一块儿。”

穆尔台达点上一支烟，说：

“我对你说过你们没打听。你们是傻瓜，因为没打听就动了手。要是你们打听打听，就会知道我已不再是地主，他

们让我暂时住在这所房子里，当我另外找到了房时，就得搬走。”

那两个人拿着两件衣服和几双鞋走了回来，把东西往地上一扔。其中一个无精打采地说：

“什么也没找到，厨房里连个锅也没有。”

他们的头头象被雷击了似的倏忽站起来，气急败坏地喊道：

“你们没砸开柜子？”

“柜子都是开着的，”穆尔台达笑道：“来，几位请坐下，我有话跟你们说。”

“阁下，你和我们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是一帮可怜的人，哪敢高攀呵。”头头说着，两只眼里满是狐疑。

穆尔台达哈哈大笑起来，想用这笑声给他们吃个定心丸，他说：

“坐下，先生。如果真主允许，你我将来会成为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我名字干嘛？！”那人警觉地反问道。

“咱们认识一下呀，先生。你坐下，咱们互相叫名字不好吗？”他满脸堆笑地说。

那人用犹豫、困惑的目光再度审视着面前的这个人，然后象豁出去了似的，索性就地一蹲，并示意两个同伙坐下，孤注一掷地说道：

“我叫迈哈鲁斯。”

“欢迎你，迈哈鲁斯先生。尽管你很聪明，但我看你是初入此道吧？”穆尔台达客客气气地说。

迈哈鲁斯仿佛很痛苦似的叹了口气，说：

“安拉在上，我也没想到过会干这行当，好差事倒是

有，但私生子有谁可怜过？我什么都没有，叫我干什么？我只有一条路，去偷。”

穆尔台达若有所思地说：“上等人偷下等人的，精明人偷愚笨人的。为此，我要助你们一臂之力，指点你们去找到荣华富贵。”

“阁下为什么要帮我们呢？”迈哈鲁斯诧异地问。

“因为你们是可怜的人，我也是个可怜人，咱们将在可怜的道路上一块儿走下去。”

“阁下，我们是小偷，”迈哈鲁斯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白了，我们是贼。阁下也想做贼吗？”

穆尔台达象是在自言自语：

“贼分为两种：一种是国营的贼，一种是私营的贼。我选择后者，自由自在地干。我的希望全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在我家大失所望，但我将从别人家给你们以补偿，你们绝不会再次失望的。”

“真主啊，我什么也不明白！”迈哈鲁斯说着，还未从惊愕中缓过劲来。

穆尔台达以命令者的口吻喊道：

“迈哈鲁斯，听不听我的话由你，托真主的福，带上你的人，请便吧！”

“不，阁下，我们听你的。”迈哈鲁斯甘拜下风了。

穆尔台达默然沉思。稍顷，旁若无人似的说道：

“我本应给你们弄点茶，但茶叶在拉扎克那里，每次都是他女儿法茜麦给我端来。”

接着，他似乎下定了决心，从沉思中清醒过来，好象开始布置一项计划，一本正经地对迈哈鲁斯说：

“你是希拉门特庄园的吗？”

“不，”迈哈鲁斯不假思索地答道：“我是从柏尔喀什来的，水渠那边第二个村，可我知道希拉门特庄园。”

穆尔台达微微一笑，说道：

“如果你离开我家走一小段路，你会发现希拉门特庄园边有一幢房子。要是你能进去的话，就会带着大地的宝藏出来，那是白汉思的家。”

迈哈鲁斯打量着穆尔台达，似乎想要闹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们听说过此人，是个头号富翁，他家周围一定戒备森严。”

“他确实是位重要人物，”穆尔台达不无讽刺地说：

“他觉得自己比政府还强大。然而，他在希拉门特庄园的住处周围却毫无戒备。对这些，我了如指掌。那里只有一个看守，那人是我的看守默哈森的堂兄弟。白汉思故弄玄虚，在住处周围不加任何防范，以便转移当权者的视线，让人觉得那房子里不会发生他们所担心的事情。他诈称自己只在星期五才到那里去休息，其实，他把最值钱的东西存在那里，黄金、钻石……尤其是那些证明他所有阴谋勾当的文件。你们会开保险柜吗？”

“不会。”迈哈鲁斯说。

另一个人答道：

“柏尔喀什的海里勒，什么样的保险柜都能开。”

“不，”穆尔台达马上说：“除你们三人之外，不能再加任何生人。好在那保险柜不大。在第三层楼紧贴卧室的那间小屋里有一个柜子，你们会在那里找到它。如果你们打不开，就把它带出来后再说，要是还打不开，我能帮你们开。”

迈哈鲁斯满腹狐疑地望着他，然后说道：

“别见怪，阁下，我们相信您。但是真主保佑事成之后，我们怎么报答您的恩典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是不是每人一份呀？”

“说不定没我的份儿了。”穆尔台达笑笑说：“在那之后，你们可能不会再来找我；我也可能不会见到你们。但是，倘若你们是我认为的那种靠得住的人，一切全归你们，理所当然地归你们。除了小柜子中可能放着的文件外，我别无它求。这些纸对你们无关紧要，可对我有用，非常有用。”

“您放心，阁下，”迈哈鲁斯说：“大丈夫知恩报恩，咱们都是男子汉。不过，请原谅，我们怎么才能放心呢？”

“你们有什么不放心的？”穆尔台达不解地问。

迈哈鲁斯用农民那种谦卑的腔调说道：

“别见怪呀，阁下。您没加入我们这伙，说不定您会告发我们，但愿别发生这种事。可能我这两位弟兄中的一个，不是我，觉得您在卖关子，想对我们这帮不速之客报复一下，把我们全卖了。您多包涵，先生，多长个心眼总没坏处。”

“那什么能让我放心呢？！”穆尔台达毫不示弱，“如果你们把事情搞砸了，被逮住了，你们肯定会把我抬出来，把我们之间的秘密捅出去。谁知道哇，没准你们从我这一出去，就上警察局告我一个教唆罪，真主晓得！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也不认识我，但我要和你们冒一次险，我全凭真主保佑。我说，你们也听我一句话，靠真主保佑吧。哎，这买卖你们到底干还是不干？”

迈哈鲁斯边寻思边说：

“哎呀，这个事嘛，还得再琢磨琢磨。我得到希拉门特庄园去上一两趟，摸清底细。在我决定求真主保佑之前，我

得再盘算盘算。”

穆尔台达操着统帅的口吻，象是在发号施令：

“如果你决定了，要干只能在星期一、二、三下手，其他时间不稳妥，不是白汉思在那儿，就是他打发佣人去收拾房间准备迎接他。你们决定求真主保佑的那天夜里，我能帮你们一把。”

“怎么讲？”迈哈鲁斯迫不及待地问。

穆尔台达果决地说：

“那天夜里，我叫我的伙计默哈森把他在白汉思那当看守的堂弟叫到这儿来，这样你们就方便多了。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何时动手呢？”

迈哈鲁斯漫不经心地说：

“那天夜里，在去希拉门特庄园的途中，我们到您这里来一趟不就得了。”

“不行，千万别来！”穆尔台达象是在斥责他，“从今天起，每天早晨，我将到屋外水渠旁边坐着。你们决定下手的当天上午你到水渠这儿来一趟，和我照个面，但别和我说话，招呼也别打。只要你一经过，我就会明白当晚动手。事成之后，你我只能在一个星期以后再碰头，如果是星期三行动，那么，我下一个星期三就等着你，时间同今夜你们光临此地的时间一样。”

迈哈鲁斯面带不解之色，说道：

“全听您的，阁下。如您允许的话，我就告辞，去考虑求真主保佑的事。可我心里还是没谱，从没想到过这样的计划。我们进得了白汉思这样大人物的家吗？真主指引我们吧。”

话毕，他站了起来。另外两人一面拾掇从里屋拿的那几

件衣服和鞋，一面随他一起站了起来。

“你们把它放下，孩子们。”迈哈鲁斯象个看守似的对他俩说：“这样不好，那是先生的东西。”

“哈哈，”穆尔台达笑了起来，“那算不了什么，从我那份里扣除就行了。当心点，迈哈鲁斯，拉扎克可能参加完婚礼正往回走呢。”

那两个人跟在迈哈鲁斯后面往外走，后者一边用手拍拍他那支枪，一边说：

“真主会保佑我们的。阁下，告辞了。”

二

三人走后，穆尔台达坐下来独自思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和这帮窃贼一起搞这个勾当。这不过是突然闪现于脑际的一个念头，以前做梦也没想到过，他从未梦想，从未盼望过自己会做一个贼。不，他不是贼，他将成为一个山大王，他将在自己手中积蓄力量，摆脱这穷途困境，让世界服从他的意志。他将开始集中力量，对付这个自己深恶痛绝的白汉思。此人专横跋扈，卑鄙龌龊。不过，他已年过半百，肯定是个精明透顶的人。打从贸易学院毕业起，他就开始干承包商这一行，在国库向有路子的人们开放的年月之前，不到5年的时间他就成了百万富翁。也许他成功的诀窍就在于对国家职员不惜血本，说明白些，他和他们利益均沾：部长或管理委员会主任拿20%，次长或被委派到管委会的人员拿10%，所有与他合伙签署文件的人都按比例依次照办。这叫做行贿，但白汉思自认为是个办事公道的人。他赚了，他们也赚了！他甚至还为他们安排了舒适的娱乐生活，在希拉门特庄园的附近买下一块地，盖了这所宅院，以便为给他签署文件的那些朋友提供一个寻欢作乐的场所。每周星期五都在那里举办晚会，届时，大批电影界、文艺界的女明星和在实业家圈子里享有特殊名声的女士们便云集此地。他招呼官方的签字大员们和她们一起恣意享受。然而，白汉思注重自尊，连欢乐之夜也不搞得那么张扬，一不请大乐队，二不张

灯结彩，也没有大声的喧哗。每次邀请的人不多，每个朋友都各有其作用，他不使所有朋友在同一个晚上见面。有一天晚上，他请来著名女歌手阿得拉特，农民们看见她进去后，消息不胫而走，来了好多人聚集在房子周围想听她唱歌，可他们什么也没听见。白汉思的传统规定，她只能在没有乐队伴奏的情况下低声吟唱，仅仅让签字大员们得到消遣。这个家里有一位从未露过面的女士是白汉思的妻子，他的孩子也无人见过。这是专为他本人而建的家院。

穆尔台达听说过很多关于白汉思在这房子里的生活私事。他擅掇看守默哈森向他堂弟打听里边发生的一切，通过这条路，知道了白汉思保藏的这只小保险柜。他苦思冥想，估计白汉思十有八九在这柜里收藏着见不得人的特殊文件。

穆尔台达曾经想去结识白汉思，即便是毛遂自荐也无妨，兴许后者能为他开辟一条摆脱穷困的道路。一个星期五的上午，他斗胆到毗邻自己家的白汉思家登门拜访，想以邻居的身份自我介绍一番，他俩确是曼苏里亚水渠旁的邻居。但是，白汉思让他坐了好一阵子冷板凳后才出来，见面后对他也是冷冰冰的。穆尔台达无法找到彼此间值得攀谈的话题。白汉思趾高气扬，面带不悦之色，仿佛迫于无奈才象见一个乞丐似的出来见他。过后，既未回访他，也未再叫他上家里来，哪怕喝杯茶也没提过。虽然穆尔台达的价值已愈来愈少，但白汉思晓得他还是有点用处的。不管怎么说，白汉思的天才无疑是天生就有的，他从自己父亲那里把它继承下来，他父亲原来也是个大承包商。

穆尔台达会心地笑了，或许自己从父亲那继承的是偷窃的天赋，他爹以前也是一个贼。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他是

在革命发生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父亲是一名“自由军官”^①的。革命发生以后，他并不晓得自己父亲干些什么，执行什么任务。直到10岁那年，家里突然搬进来一大套镶金家具，布置在起居室，使这间屋子变得拥挤不堪。他好奇地问父亲：

“这是咱们买的吗？”

父亲神气活现地笑道：

“这些是国王曾经坐过的椅子，咱们如今是国王啦！凡是国王有过的，咱们都有，咱们是革命者，是人民！”

那时候，穆尔台达什么也不明白。但是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以致连自己也开始感到他的确是个国王的儿子。他们搬到新开罗区的一座别墅中居住下来，那原是一个帕夏^②的产业，后来被接收了。事后，他知道为此他家付了多少钱，总共1000埃镑！这里里外外一大套建筑才花了千把子。这以后，他父亲又买了卡法吉巴村的地，30费丹^③，也是被接收的，接收大员卖给他们100镑1费丹，还是分期付款，他知道父亲只付了第一期款，而后再也没人叫他掏过腰包。父亲经常出国，走的时候手里老拎着一个箱子，穆尔台达瞧见这箱子里装了成千上万的美元。因为他们是国王，国王有的东西他们都有；他本人也是国王，能享受的东西他样样俱全，不到16岁就有了私人跑车。皇家子弟跟一般学生不同，没有复习功课的习惯，所以他从不温书。即便如此，门门考试他都能及

① 自由军官组织是埃及的民族主义军官的地下组织。1952年7月23日，该组织发动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译者

② 帕夏出自土耳其语pasa，初为奥斯曼帝国高级官员的称谓，埃及革命前为高级文武官员的尊称。——译者

③ 埃及面积单位，1费丹等于42公亩，1公亩为100平方米。——译者